

王德艳

名人的名字为大众所熟知,对名人而言这点是相同的。而名人成名的理由和路径,却各有不同。有的人因一事一夜成名,随后很快被人忘记,消逝在历史的烟尘中。有的人经年累月,默默耕耘,昼夜不舍而功成名就,人们会永远记住他。

著名诗人书法家沈鹏先生就属于后者。丁酉年春节前夕,我和《中华辞赋》总编辑闵凡路去看望沈鹏先生。在海淀区一处幽静的院落,走进书香弥漫的书房,85岁高龄的沈鹏先生身着中式棉袄,精神矍铄,快步迎上前来,同我们每个人亲切握手,让座,拿出巧克力,递到我们手上。举止温文儒雅,目光柔和,轻声慢语。面对这样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,没有一点名人大家的架子,我们也就无拘无束地与他聊了起来。

闵凡路代表《中华辞赋》编辑部向顾问沈先生拜年,对他多年来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。沈先生知道闵凡路是“老新华”,就从新华社说起。他说,“我18岁时,新中国成立前夜,进入新华社新闻训练班。结业后,我被分配到人民美术出版社,姚云等几个同志留到新华社。所以我对新华社很有感情,见到新华社同志感到亲切。”听了闵凡路对《中华辞赋》情况的介绍,他说:“这几年你们的《中华辞赋》办得不错,很有特色,很有成绩,社会影响越来越大。我知你们也很不容易,今后有什么事情请告诉我,我尽力做。”言语中充满真诚与关爱。沈先生还同我们聊起书法与诗词创作体会,令人感佩。

《中华辞赋》创办九年,团结了一大批辞赋作者,成立中华辞赋学会的时机已经成熟。为此一些辞赋名家联名签署报告。沈鹏听了也赞同,当即签了名。

在谈论辞赋中,度过两个小时,时近黄昏,沈老意犹未尽,我们起身告辞。沈鹏先生拿出他新近出版的《三余笺韵——沈鹏自书诗词辑》(收藏版)赠予我们每一个人,并一一签名,同我们合影留念。沈老还坚持把我们送到门口,挥手告别。

沈鹏1931年9月生于江苏江阴一个普通教师家庭。他自幼时即喜欢诗词书法绘画。在几十年的编辑生涯中,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(三余)刻苦攻读钻研诗文书法,终于在书法诗词两大艺术门类成就斐然,成为享誉中外的艺术大家。

钦敬之余,我想写写沈鹏先生,让更多人了解先生的为文为人。在春节及前后的长假里,我的案头摆满了沈老的著作《三余诗钞》《三余再吟》《三余笺韵》以及大量评介沈鹏的资料,沉下心来,在沈先生诗书之中徜徉、回味、思考,偶尔也挑灯夜读,受益匪浅。

沈先生的诗书著作多冠以“三余”二字,何也?三国时董遇,谈到读书,学生说“苦无时日”,他回答“当以三余”,又解释:“冬者,岁之余;夜者,日之余;阴雨者,时之余也。”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曾提出“三上”“三余”读书法。“三上”指马上、床上、厕上,即利用一切闲余时间刻苦攻读。沈鹏先生之成功得益于“三余”,故以“三余”为号,有诗曰:“柱下倘能随老字,拼将岁岁赚三余。”沈先生在做美术编辑近60年的时间里,利用三余阅读文学、哲学、美术史论以及古典诗词,研习书法,博采众长,笔耕不辍。这使他坐上中国书坛最高位。对于纷至沓来的桂冠和荣誉,沈老淡然处之。

作为诗人的沈鹏,对于诗言志,有独到的深刻见解。他在《三余再吟》中说:“诗歌强调言志,任何时代不会过时。”“诗言志,志即是诗,是诗人本质的存在。在这个意义上,即使暂时做不出好诗,也不失为诗人。比之以诗人行家里手自居而失去自我者高明得多。”他还说,作诗围绕“情”为基点,为归宿,但“欺情以炫巧,最要不得。以真情实感作引导,无做作,无巧饰。”沈鹏这样说,也是这样做的。诗词评论家郑伯农如此评论沈鹏的诗:“作为饱经忧患、饱览沧桑的中老年人,沈先生一直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。他的诗和他对祖国对人民的赤子情怀是不可分割的。但沈先生不喜欢作赤裸裸的自我表白,他的风格也不是山呼海啸、大开大合。先生的诗多是写身边发生的平常事,信手拈来,略加铺张点染,就成为一首动人的诗章,很含蓄,很内敛,笔底藏锋,秀中有刚。对景和事的描述、叙述中,自然地透露出作者的情怀。散淡中见筋骨,随意中见匠心。”

我很喜欢沈老历游山东田横岛的诗:“诗行指点说田横,孤屿群礁激浪生。五百义师无反顾,千年荒冢不平鸣。终于国运归刘汉,怎奈人心背帝嬴。节近中秋月将满,举头清气倍分明。”此诗说的是历史上田横五百士的悲壮故事,诗句看似随意自然,不事雕琢,却蕴含着深沉的历史感怀,令人回味无穷。在诗的四种高妙(理、意、想、自然)中,沈先生追求的是自然高妙,看似平常却奇崛。

沈先生认为,诗词虽属高雅艺术,也要求大众化,应拥有尽可能多的读者和欣赏者。诗词直接诉诸人的感性,要让人看了第一眼就被吸引住。他说:古人评诗说到底归结到格调,格调的高下以“俗”为不可。也有以“浅”为病者,可要看看何等意义上谈浅。倘若“浅近”“浅显”并无不可,甚或是长处,倒是表面深奥莫测,不知所云,掩盖着实际的“浅俗”与“肤浅”是最为可怕的。沈先生自己的创作正是遵循此理。他的诗偶尔用典,但绝不用那些生僻难懂的典故。诗就在生动活泼的语言、雅俗共赏的诗句中铸成。道是诗心铸诗魂。诵读沈先生诗,你会有畅快淋漓之感。沈诗不时还流露出一丁小小的幽默,令人忍俊不禁。如他在20年前写的《自题画像》中这样自嘲:“尔发已苍,视亦茫茫。留心翰墨,木略无方。名曰大鹏,飞过屋椽。年届花甲,命中属羊。非求开泰,如何吉祥?铅刀为用,无愧龙骧。或效耕牛,食草其芳。日日挤奶,质量平常。满座皆欢,不善举觞。为人作嫁,有时瞎忙。但问耕耘,忘看夕阳。”这貌似浅显、颇具情趣的自嘲诗,道出了沈老默默耕耘、赤诚奉献的高贵品格。沈老创作诗逾千首,其深厚功底,一般人难以企及,不愧为诗词大家,吾辈之师。

沈鹏先生的书法艺术更是达到至高境界,声名远播,领航中国书界。他精于行草,兼善隶楷,字体秀逸飘逸,用笔舒卷自如。他的书法别具一格,既遵循传统,又不囿于传统,敢于创新,彰显个性。他也尊重书界各种艺术流派,兼容并包。书法家胡抗美和张锡庚认为,沈先生对于艺术有个性化的领悟,对书法的布局,对每个字的结构,有敏锐的感觉,对线条有独特的创意。

沈鹏先生经过多年研究实践,为自己主持的书法班,总结出书法教学十六字方针:弘扬原创,尊重个性,书内书外,艺道并进。他的诗来说:“五色令人目眩,我从诗悟书魂。真情所寄斯为美,疑似穷途又一村。”诗为无形画,画是有形诗。沈老在自己的诗词书法一起律动飞舞中,享受着艺术与人生的快乐。

沈先生心地善良,为人谦和,不恃才自傲。他在与我们交谈时说:“给我来信的人不少,我都尽量一一回复。有求字的,只要身体允许,我就认真去写,不凑付。”沈鹏对书法的执着和毅力是让人感动的。他夫人殷秀珍女士说,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有多长时间,他每天晚上坚持在书桌前练习书法,坚决不坐着写,无论大字还是小字,都要站着写,多至站4个小时。“有段时间,我家住房小,他就把自己睡觉的地方褥子掀起来,在床上支架子,练书法。”沈先生则强调毅力“两个字,‘我喜欢诗词和书法,一直坚持,决不放弃。’”

他在与我们交谈时,拿起他的诗集,找出去岁一首题为《闲吟》的诗当场念了起来:“坐井天庭远,观书雨露滋。三餐唯嗜粥,一念不忘诗。搜索枯肠涩,重温旧梦丝。闲来耽冥想,随处启新知。”此诗道出诗人的心境与志向。

他说:“小时候身体就弱,有很多病。现在每天三餐饭喜欢喝粥,再就是放下诗词和书法,总琢磨如何把诗写好,把字写好,怎样培养学生把书法艺术传承下去。”

放下记述沈老文章的笔,沈先生的道德文章仍久久萦绕脑海。衷心祝愿老先生身康笔健,留下更多优秀的墨宝与诗篇。

妙笔书诗意 书心铸诗魂

记著名诗人书法家沈鹏先生

“目标锁定深海,还能比这酷吗”

记参加第三次南海大洋钻探的中国“80后”



▲3月17日,参加第三次南海大洋钻探的中国“80后”在“决心”号上留影(从左至右:雷超、苏翔、张锦昌、赵宁、易亮、张杨、张翠梅)。

新华社记者张建松摄

新华社记者张建松

神秘浩瀚的深海,是地球上人类尚未逾越的“最后疆域”。以船舶为马、以科学为缰,在这片“最后疆域”战风斗浪、驰骋纵横,是一件很“酷”的事。

从小追求“做很酷的事”“不走寻常路”的张锦昌,支过教、留过学,三十而立之际,将自己的人生目标锁定在深海。“深海里有人类太多的未知、太多的需求,我们在这里进行的每一步探索,都走在人类历史的最前沿;每一项科学研究,都是人类好奇而未知的。还有比这更酷的事情吗?”张锦昌说。

34岁的张锦昌来自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,这是他从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留学回国后,第一次踏着南海的波涛,将研究的目光,从地球上最大的火山——西北太平洋大塔穆火山,转到了南海。

“在南海大洋钻探的大目标中,我的目标是通过研究海底岩芯样品,解释地震探测所得到的地震信号的岩石意义,为今后研究海洋岩石圈建立模型。”张锦昌说,“相对于整个地球,岩石圈在地球表面就像鸡蛋壳一样薄。了解海洋岩石圈的生老病死过程,是我研究的目标。”

海洋在内心深处吸引和魅力,以及“建设海洋强国”目标的召唤,还使得“决心”号上的另一位中国“80后”,放弃了原先从事的金融期货工作,发奋考上博士,专攻海洋地质研究。

这位年轻人名叫易亮,如今已成为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一员。他说:“与期货相比,我更喜欢科学的自由;与陆地相比,我更喜欢海洋的未知。深海里充满无数问题和挑战,一切都是方兴未艾、一切

“神秘浩瀚的深海里有人类太多的未知、太多的需求,我们在这里进行的每一步探索,都走在人类历史的最前沿;每一项科学研究,都是人类好奇而未知的。还有比这更酷的事情吗?”

都还尘埃未定,这样的研究领域令人充满希望。”

始于1968年的国际大洋钻探,是世界地球和海洋科学领域规模最大、历时最久、影响最深远的一项国际科学合作计划。目前正在执行的国际大洋发现计划(IODP),每个航次都面向IODP成员国的科研人员开放。

“当我们在美国看到中国科学家将主导第三次南海大洋钻探的消息后,非常兴奋,第一时间提交了申请,希望能为祖国的南海研究尽点微薄之力。尽管这个航次科学目标与我们做的研究有些不同,但科学研究都是相通的,上船后收获很大。”来自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赵宁说。同行的张杨也有着同样看法。

南京大学毕业的赵宁,登上“决心”号之前,刚

蒙古族大学生特木钦10多年来,周末节假日都是在公益活动中度过的

把助人当乐事的男孩,还是个学霸

新华社记者魏梦佳

走进北京市海淀区光大锋尚园社区,78岁的退休教师高全儒和老伴正热情地欢迎几位大学生的到来。

“我们老两口退休后就在家待着,不会上网,跟时代都脱节了,出门干什么都困难。”老人感慨地说,“多亏了这帮孩子,经常过来教我们怎么上网,怎么用手机叫车、挂号,陪我们聊天,我们很感动,感觉离社会更近了。”

言谈间,23岁的蒙古族大学生特木钦紧握着老人的手,腼腆地笑,屋里阳光明媚。

5年前,刚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特木钦,得知学校周边有许多老人儿女不在身边,就在学校支持下,成立了“特木钦敬老服务团”。从那以后,每逢周末或节假日,他都带领同学去周边社区或敬老院探望空巢老人和残疾老人,帮忙打扫卫生、教英语、表演节目,还送去米面等日用品。

“帮助别人是快乐的事。”这个90后男孩说,“看到他们开心快乐,我内心也特别满足。”

特木钦出生在呼和浩特一个蒙古族知识分子家庭,从小父母和老师的教育及身体力行,使他拥有质朴的品性和宽阔的胸怀。从初中到大学,他周末的节假日几乎都在各种志愿活动中度过。10多年来,他坚持为贫困生、农民工子女、空巢老人、地震灾区捐款,带领志愿者们在农村学校、敬老院、社区、革命老区等开展助学扶贫、关爱老人等公益活动。

老师同学们说,特木钦“人实在、接地气”“总是知道别人需要什么”“浑身都是正能量”。

“从初中到大学,特木钦周末的节假日几乎都在各种志愿活动中度过。10多年来,他坚持为贫困生、农民工子女、空巢老人、地震灾区捐款,带领志愿者们在农村学校、敬老院、社区、革命老区等开展助学扶贫、关爱老人等公益活动

去年暑假,特木钦还带领30多名同学回家乡一所敬老院看望抗战老兵,听老人讲峥嵘岁月、唱抗战歌曲,还为他们自编自导了一场文艺演出。“虽然演得乱七八糟,但老人们挺开心。”特木钦说,“他们都曾为国家革命建设事业做过贡献,我希望他们在晚年也能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。”

如今,特木钦已带领青年志愿者团队开展各类志愿服务上百次,带动3000多名大学生及社会人士参与,仅在光大锋尚园社区服务老人就达上千人次。由于热心公益,特木钦获得了2016年“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”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等多项荣誉。

中国人民大学团委书记李鹏说,尽管获得多项荣誉,特木钦依然谦虚谨慎,踏实工作。更难能可贵的是,在参加大量志愿活动的同时,他还能保持优异成绩,去年以全院综合排名第一的成绩考取了本硕博连读。

面对荣誉,特木钦觉得有些不好意思,“我只是做了力所能及的一些小事,如果这一点付出能换来老人、孩子们幸福的笑容,我觉得很值得,没有理由不坚持做下去。”

有人说,现在社会竞争压力大,许多大学生都很务实,更关注自身,较少关注他人和社会。特木钦却用实际行动诠释了“行为精英、心为平民”的当代大学生风采。

“特木钦从一开始就把别人的幸福当做自己成功的源泉,温暖了他人,最终也成就了自己。”李鹏说,“希望更多大学生能像他一样,以奉献扬青春,与社会同进步。”

新华社北京电